紅樓夢

紅樓夢第九十一回

縱淫心寶蟾工設計　布疑陣寶玉妄談禪

話說薛蝌正在狐疑忽聽窗外一笑唬了一跳心中想道不是寶蟾定是金桂只不理他們看他們有什麼法兒聽了半日都又寂然無聲自己也不敢吃那酒菓掩上房門剛要脫衣時只聽見窗紙上微微一响薛蝌此時被寶蟾鬼混了一陣心中七上八下竟不知是如何是可聽見窗紙微响細看時又無動靜自己反倒疑心起來掩了懷坐在燈前呆呆的細想又把那菓子拿了一塊翻來覆去的細看猛回頭看見窗上紙濕了一塊走過來覷着眼看時冷不防外面往裡一吹把薛蝌唬了一大

跳聽得吱吱的笑聲薛蝌連忙把燈吹滅了屏息而臥只聽外面一個人說道二爺為什麼不喝酒吃菓子就睡了這句話仍是寶蟾的語音薛蝌只不作聲裝睡又隔有兩句話時又聽得外面似有恨聲道天下那裡有這樣沒造化的人薛蝌聽了是寶蟾又似是金桂的語音這纔知道他們原來是這一番意思翻來覆去直到五更後纔睡着了剛到天明早有人來扣門薛蝌忙問是誰外面也不答應薛蝌只得起來開了門看時却是寶蟾攏着頭髮掩着懷穿一件片錦邊琵琶襟小緊身上面繫一條松花綠半新的汗巾下面並未穿裙正露着石榴紅灑花夾褲一雙新綉紅鞋原來寶蟾尚未梳洗恐怕人見趕早來取

傢伙薛蟠見他這樣打扮便走進來心中又是一動只得陪笑問道怎麼這樣早就起來了寶蟾把臉紅著並不答言只管把菓子折在一個碟子裡端著就走薛蟠見他這般知是嗄的原故心裡想道這也罷了倒是他們惱了索性死了心也省得來纏於是把心放下喚人舀水洗臉自己打算在家裡靜坐兩天一則養養心神二則出去怕人找他原來和薛蟠好的那些人因見薛家無人只有薛蝌在那裡辦事年紀又輕便生許多覬覦之心也有想插在裡頭做跑腿的也有得做狀子悄認得一二個書役的要給他上下打點的甚至有叫他在內趁錢的也有造作謠言恐嚇的種種不一薛蝌見了這些人遠遠躲避

又不敢面辭恐怕激出意外之變只好藏在家中聽候轉詳不提且說金桂昨夜打發寶蟾送了些酒菜去探探薛蝌的消息寶蟾回來將薛蝌的光景一一的說了金桂見事有些不大投機便怕白鬧一場反被寶蟾瞧不起欲把兩三句話遮飾改過口來又可惜了這個人心裡倒沒了主意是個怔怔的坐著那知寶蟾亦知薛蝌難以回家正欲尋個頭路因怕金桂拿他所以不敢造次今見金桂所為先已開了端了他便樂得借風使船先弄薛蝌到手不怕金桂不依所以用言挑撥見薛蝌似非無情又不甚兜攬一時也不敢造次後來見薛蝌吹燈自睡大覺掃興回來告訴金桂看金桂有甚方法再作道理及見金桂怔

悵的似乎無技可施他也只得倍金桂收拾睡了夜裡那裡睡得着翻來覆去想出一個法子來不如明兒一早起來先去取了傍依却自已換上一兩件動人的衣服也不梳洗越顯出一番嬌媚來只看薛蝌的神情自巳反倒裝出一番惱意索性不理他那薛蝌若有悔心自然移船泊岸不愁不先到手及至見了薛蝌仍是昨晚這般光景並無邪僻之意自巳只得以假爲真端了碟子回來却故意留下酒壺以爲再來搭轉之地只見金桂問道你拿東西去有人碰見麼寶蟾道沒有二爺也沒問你什麼寶蟾道也沒有金桂因一夜不曾睡着也想不出一個法子來只得回思道若作此事别人可瞞寶蟾如何能瞞不如

我分惠于他他自然沒有不盡心的我又不能自去少不得要他作脚倒不如和他商量一個穩便主意因帶笑說道你看二爺到底是個怎麼樣的人寶蟾道倒像個糊塗人金桂聽了笑道你如何說起爺們來了寶蟾也笑道他辜負奶奶的心我就說得他金桂道他怎麼辜負我的心你倒得說說寶蟾道奶奶給他好東西吃他倒不吃這不是辜負奶奶的心麼說着却把眼溜着金桂一笑金桂道你別胡想我給他送東西為大爺的事不辭勞苦我所以敬他又怕人說瞎話所以問你你這些話向我說我不懂是什麼意思寶蟾笑道奶奶別多心我是跟奶奶的還有兩個心麼但是事情要密些倘或聲張起來不是頑

的金桂也覺得臉飛紅了因說道你這個丫頭就不是個好貨想來你心裡看上了爺拿我作筏子是不是呢寶蟾道只是奶奶那麽想罷咧我到是替奶奶難受奶奶要真瞧二爺好我倒有個主意奶奶想那個耗子不偷油呢他也不過怕事情不密大家鬧出亂子來不好看依我想奶奶且別性急時常在他身上不周不備的去處張羅張羅他是個小叔子又沒娶媳婦兒奶奶就多盡點心兒和他貼個好兒別人也說不出什麽來過幾天他感奶奶的情他自然要謝候奶奶那時奶奶再備點東西兒在偺們屋裡我幫着奶奶灌醉了他怕跑了他他要不應偺們索性鬧起來就說他調戲奶奶他害怕他自然得順着咱

們的手兒他再不應他也不是人咱們也不至白丟了臉面奶奶想怎麼樣金桂聽了這話兩顴早已紅暈了笑罵道小蹄子你倒偷過多少漢子的是的怪不得大爺在家時離不開你寶蟾把嘴一撇笑說道罷喲人家倒替奶奶拉縴奶奶倒往我們說這個話咧從此金桂一心籠絡薛蝌倒無心混鬧了家中也少覺安靜當日寶蟾自去取了酒壺仍是穩穩重重一臉的正氣薛蝌偷眼看了反倒後悔疑心或者是自己錯想了他們也未可知果然如此倒辜負了他這一番美意保不住日後倒要和自己也鬧起來豈非自惹的呢過了兩天甚覺安靜薛蝌遇見寶蟾寶蟾便低頭走了連眼皮兒也不抬遇見金桂金桂却

一盞火兒的赶着薛蝌見這般光景反倒過意不去這且不表
且說寶釵母女覺得金桂幾天安靜待人忽親熱起來一家子
都爲罕事薛姨媽十分歡喜想到必是薛蟠娶這媳婦時冲犯
了什麽纔敗壞了這幾年目今鬧出這樣事來虧得家裡有錢
賈府出力方纔有了指望媳婦兒忽然安靜起來或者是蟠兒
轉過運氣來了也未可知於是自己心裡倒以爲希有之奇這
日飯後扶了同貴過來到金桂房裡瞧瞧走到院中只聽一個
男人和金桂說話同貴知機便說大奶奶老太太過來了說
着已到門口只見一個人影兒在房門後一躲薛姨媽一嚇倒
退了出來金桂太太請裡頭坐沒有外人他就是我的過繼兄

弟本住在屯裡不慣見人因沒有見過太太今兒纔來還沒去請太太的安薛姨媽道既是舅爺不妨見見金桂叫兄弟出來見了薛姨媽作了一個揖問了好薛姨媽也問了好坐下叙起話來薛姨媽道舅爺上京幾時了那夏三道前月我媽沒有人管家把我過繼來的前日纔進京今日來瞧姐姐薛姨媽看那人不尷尬于是略坐坐兒便起身道舅爺坐着罷回頭向金桂道舅爺頭上末下的來留在偺們這裡吃了飯再去罷金桂答應着薛姨媽自去了金桂見婆婆去了便向夏三道你坐着今日可是過了明路的了省得我們二爺查考你我今日還叫你買些東西只別叫衆人看見夏三道這個交給我就完了你要

什麼只要有錢我就買得來金桂道且別說嘴你買上了當我可不收說着二人又笑了一回然後金桂叫夏三吃了晚飯又告訴他買的東西又囑咐一回夏三自去從此夏三往來不絕雖有個年老的門上人知是舅爺也不常回從此也出無限風波這是後話不表一日薛蟠有信寄回薛姨媽打開叫寶釵看時上寫男在縣裡也不受苦母親放心但昨日縣裡書辦說府裡已經准詳想是我們的情到了豈知府裡詳上去道裡反駁下來虧得縣裡主文相公好即刻做了回文頂上去了那道裡却把知縣申飭現在道裡要親提若一上去又要吃苦必是道裡沒有托到母親見字快快托人求道爺去還叫兄弟快來不

然就要解道銀子短不得火速火速薛姨媽聽了又哭了一場自不必說薛蝌一面勸慰一面說道事不宜遲薛姨媽沒法只得叫薛蝌到縣照料命人即便收拾行李兌了銀子家人李祥本在那裡照應的薛蝌又同了一個當中夥計連夜起程那時手忙脚亂雖有下人辦理寶釵又恐他們思想不到親來帮着直鬧至四更纔歇到底富家女子嬌養慣的心上又急又苦勞了一會晚上就發燒到了明日湯水都吃不下鶯兒去回了薛姨媽薛姨媽急來看時只見寶釵滿面通紅身如燔灼話都不說薛姨媽慌了手脚便哭得死去活來寶琴扶着勸薛姨媽秋菱也淚如泉湧只管叫着寶釵不能說話手也不能搖動眼乾

鼻塞叫人請醫調治漸漸蘇醒回來薛姨媽等大家畧畧放心早驚動榮寧兩府的人先是鳳姐打發人送十香返魂丹來隨後王夫人又送至寶丹來賈母邢王二夫人以及尤氏等都打發丫頭來問候卻都不叫寶玉知道一連治了七八天終不見效還是他自己想起冷香丸吃了三丸纔得病好後來寶玉也知道了因病好了沒有瞧去那時薛蝌又有信回來薛姨媽看了怕寶釵耽憂也不叫他知道自己來求王夫人并述了一會子寶釵的病薛姨媽去後王夫人又求賈政賈政道此事上頭可托底下難托必須打點纔好王夫人又提起寶釵的事來因說道這孩子也苦了既是我家的人了也該早些娶了過來纔

是別叫他蹧蹋壞了身子賈政道我也是這麽想但是他家亂忙况且如今到了冬底已經年近歲逼不無各自要料理些家務今冬且放了定明春再過禮過了老太太的生日就定日子娶你把這番話先告訴薛姨太太王夫人答應了到了明日王夫人將賈政的話向薛姨媽述了薛姨媽想着也是到了飯後王夫人陪着來到賈母房中大家讓了坐賈母道姨太太纔過來薛姨媽道還是昨兒過來的因爲晚了沒得過來給老太太請安王夫人便把賈政昨夜所說的話向賈母述了一遍賈母甚喜說着寶玉進來了賈母便問道吃了飯了沒有寶玉道纔打學房裡回來吃了要往學房裡去先見見老太太又聽見說

姨媽來了過來給姨媽請請安因問寶姐姐可大好了薛姨媽笑道好了原來方纔大家正說着見寶玉進來都煞住了寶玉坐了半見薛姨媽情形不似從前親熱雖是此刻沒有心情也不比大家都不言語滿腹猜疑自往學中去了晚間回來都見過了便往瀟湘館來掀簾進去紫鵑接着見裡間屋內無人寶玉道姑娘那裡去紫鵑道上屋裡去了知道薛姨媽太太過來姑娘請安去了二爺沒有到上屋裡去麼寶玉道我去了來的沒有見你姑娘紫鵑道這也奇了寶玉問姑娘到底那裡去了紫鵑道不定寶玉往外便走剛出屋門只見黛玉帶着雪雁冉冉而來寶玉道妹妹回來了縮身退步進來黛玉進來走入裡

間屋內便請寶玉裡頭坐紫鵑拿了一件外罩換上然後坐下
問道你上去看見姨媽沒有寶玉道見過了黛玉道姨媽說起
我沒有寶玉道不但沒有說起你連見了我也不像先時親熱
今日我問起寶姐姐病來他不過笑了一笑並不答言難道怪
我這兩天沒有去瞧他麼黛玉笑了一笑道你去瞧過沒有寶
玉道頭幾天不知道這兩天知道了也沒有去黛玉道可不是
寶玉道老太太不叫我去太太也不叫我去老爺又不叫我去
我如何敢去若是像從前這扇小門走得通的時候要我一天
瞧他十趟也不難如今把門堵了要打前頭過去自然不便了
黛玉道他那裡知道這個原故寶玉道寶姐姐為人是最體諒

我的黛玉道你不要自已打錯了主意若論寶姐姐更不體諒又不是姨媽病是寶姐姐病向來在園中做詩賞花飲酒何等熱鬧如今隔開了你看見他家裡有事了他病到那步田地你像沒事人一般他怎麼不惱呢寶玉道這樣難道寶姐姐便不和我好了不成黛玉道他和你好不好我卻不知我也不過是照理而論寶玉聽了瞪着眼呆了半晌黛玉看見寶玉這樣光景也不採他只是自已叫人添了香又番出書來停看了一會只見寶玉把眉一皺把腳一跺道我想這個人生他做什麼天地間沒有了我倒也乾淨黛玉道原是有了我便有了人有了人便有無數的煩惱生出來恐怖顛倒夢想更有許多纏礙纔

剛我說的都是頑話你不過是看見姨媽沒精打彩如何便疑到寶姐姐身上去姨媽過來原為他的官司事情心緒不寧那裡還來應酬你都是你自己心上胡思亂想鑽入魔道裡去了寶玉豁然開朗笑道狠是狠是你的性靈比我竟强遠了怨不得前年我生氣的時候你和我說過幾句禪語我實在對不上來我雖丈六金身還藉你一莖所化黛玉乘此机會說道我便問你一句話你如何回答寶玉盤着腿合着手閉着眼噘着嘴道講來黛玉道寶姐姐和你好你怎麼樣寶姐姐不和你好你怎麼樣寶姐姐前兒和你好如今不和你好你怎麼樣今兒和你好後來不和你好你怎麼樣你和他好他偏不和你好你怎

麼樣你不和他好他偏要和你好你怎麼樣寶玉呆了半晌忽然大笑道任憑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黛玉道瓢之漂水奈何寶玉道非瓢漂水水自流瓢自漂耳黛玉道水止珠沉奈何寶玉道禪心已作沾泥絮莫向春風舞鷓鴣黛玉道禪門第一戒是不打誑語的寶玉道有如三寶黛玉低頭不語只聽見簷外老鴰呱呱的叫了幾聲便飛向東南上去寶玉不知主何吉兇黛玉道人有吉凶事不在鳥音中忽見秋紋走來說道請二爺回去老爺叫人到園裡來問過說二爺打學裡回來了沒有襲人姐姐只說已經來了快去罷嚇得寶玉站起身來往外忙走黛玉也不敢相留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九十一回終

紅樓夢第九十二回

評女傳巧姐慕賢良　玩母珠賈政參聚散

話說寶玉從瀟湘館出來連忙問秋紋道老爺叫我作什麼秋紋笑道沒有叫襲人姐姐叫我請二爺我怕你不來纔哄你的寶玉聽了纔把心放下因說你們請我也罷了何苦來唬我說着回到怡紅院內襲人便問道你這好半天到那裡去了寶玉道在林姑娘那邊說起薛姨媽寶姐姐的事來便坐住了襲人又問道說些什麼寶玉將打禪語的話述了一遍襲人道你們再沒個計較正經說些家常閒話兒或講究些詩句也是好的怎麼又說到禪語上了又不是和尚寶玉道你不知道我們有

我們的禪機別人是捕不下嘴去的襲人笑道你們參禪參翻了又叫我們跟着打悶葫蘆了寶玉道頭裡我也年紀小他也孩子氣所以我說了不留神的話他就惱了如今我也留神他也沒有惱的了只是他近來不常過來我又念書偶然到一處好像生踈了是的襲人道原該這麼着纔是都長了幾歲年紀了怎麼好意思還像小孩子時候的樣子寶玉點頭道我也知道如今且不用說那個我問你老太太那裡打發人來說什麼來着沒有襲人道沒有說什麼寶玉道必是老太太忘了明兒不是十一月初一日麼年年老太太那裡必是個老規矩要辦消寒會齊打夥兒坐下喝酒說笑我今日已經在學房裡告了

假了這會子沒有信兒明兒可是去不去呢若去了呢白白的告了假若不去老爺知道了又說我偷懶襲人道據我說你竟是去的是纔念的好些兒了又想歇着依我說也該上緊些纔好昨兒聽見太太說蘭哥兒念書真好他打學房裡回來還各自念書作文章天天晚上弄到四更多天纔睡你比他大多了又是叔叔倘或趕不上他又叫老太太生氣倒不如明兒早起去罷麝月道這樣冷天已經告了假又去倒叫學房裡說這麼着就不該告假呀顯見的是告謊假脫滑兒依我說落得歇一天就是老太太忘記了咱們這裡就不消寒了麼咱們也鬧個會兒不好麼襲人道都是你起頭兒二爺更不肯去了麝月道

我也是樂一天是一天比不得你要好名兒使喚一個月再多
得二兩銀子襲人啐道小蹄子人家說正經話你又來胡拉混
扯的了麝月道我倒不是混拉扯我是為你襲人道為我什麼
麝月道二爺上學去了你又該咕嘟着嘴想着巴不得二爺早
一刻兒回來就有說有笑的了這會子又假撇清何苦呢我都
看見了襲人正要罵他只見老太太那裡打發人來說道老太
太說了叫二爺明兒不用上學去呢明兒請了姨太太來給他
解悶只怕姑娘們都來家裡的史姑娘邢姑娘李姑娘們都請
了明兒來赴什麼消寒會呢寶玉沒有聽完便喜歡道可不是
老太太最高興的明日不上學是過了明路的了襲人也便不

言語了那丫頭回去寶玉認真念了幾天書巴不得頑這一天又聽見薛姨媽過來想着寶姐姐自然也來心裡喜歡便說快睡罷明日早些起來於是一夜無話到了次日果然一早到老太太那裡請了安又到賈政王夫人那裡請了安回明了老太太今兒不叫上學賈政也没言語便慢慢退出來走了幾步便一溜烟跑到賈母房中見衆人都没來只有鳳姐那邊的奶媽子帶了巧姐兒跟着幾個小丫頭過來給老太太請了安說我媽媽先叫我來請安陪着老太太說說話兒媽媽回來就來賈母笑着道好孩子我一早就起來了等他們總不來只有你二叔叔來了那奶媽子便說姑娘給你二叔叔請安寶玉也問了

一聲妞妞好巧姐兒道我昨夜聽見我媽媽說要請二叔叔去說話寶玉道說什麼呢巧姐兒道我媽媽說跟着李媽認了幾年字不知道我認得不認得我說都認得我認給媽媽聽媽媽說我瞎認不信說我一天儘子頑那裡認得我瞧着那些字也不要緊就是那女孝經也是容易念的媽媽說我哄他要請二叔叔得空兒的時候給我理理賈母聽了笑道好孩子你媽媽是不認得字的所以說你哄他明兒叫你二叔叔理給他瞧瞧他就信了寶玉道你認了多少字了巧姐兒道認了三千多字念了一本女孝經半個月頭裡又上了列女傳寶玉道你念了懂得嗎你要不懂我倒是講講這個你聽罷賈母道做叔叔的

也該講究給姪女兒聽聽寶玉道那文王后妃是不必說了想來是知道的那姜后脫簪待罪齊國的無鹽雖醜能安邦定國是后妃裏頭的賢能的若說有才的是曹大姑班婕妤蔡文姬謝道韞諸人孟光的荆釵裙布鮑宣妻的提甕出汲陶侃的母截髮留賓還有畫荻教子的這是不厭貧的那苦的裏頭有樂昌公主破鏡重圓蘇蕙的迴文感主那孝的是更多了木蘭父代從軍曹娥投水尋父的屍首等類也多我也說不得許多那個曹氏的引刀割鼻是魏國的故事那守節的更多了只好慢慢的講若是那些艷的王嬙西子樊素小蠻絳仙等妬的是禿妾髮怨洛神等類也少文君紅拂是女中的賈母聽到這裏說彀

了不用說了你講的太多他那裡還記得些巧姐兒道二叔叔纔說的也有念過的也有沒念過的念過的二叔叔一講我更知道了好些寶玉道那字是自然認得的了不用再理那兒我還上學去呢巧姐兒道我還聽見我媽媽昨兒說我們家的小紅頭裡是二叔叔那裡的我媽媽要了來還沒有補上人呢我媽媽想着要把什麽柳家的五兒補上不知二叔叔要不要寶玉聽了更喜歡笑着道你聽你媽媽的話要補誰就補誰罷咧又問什麽要不要呢因又向賈母笑道我瞧大妞妞這個小模樣兒又有這個聰明兒只將來比鳳姐姐還强呢又比他認的字賈母道女孩兒家認得字呢也好只是女工針黹倒是要緊

的巧姐兒道我也跟着劉媽媽學着做呢什麼扎花兒喇拉鎖子我雖弄不好却也學着會做幾針兒賈母道偺們這樣人家固然不仗着自已做但只到底知道些日後纔不受人家的拿捏巧姐兒答應着是還要寶玉解說列女傳見寶玉呆呆的也不敢再說你道寶玉呆的是什麼只因柳五兒要進怡紅院頭一次是他病了不能進來第二次王夫人攆了晴雯大凡有些姿色的都不敢挑後來又在吳貴家看晴雯去五兒跟着他媽給晴雯送東西去見了一面更覺嬌娜嫵媚今日虧得鳳姐想着叫他補入小紅的窩兒竟是喜出望外了所以呆呆的想他賈母等着那些人見這時候還不來又叫了頭去請回來李紈

同着他妹子探春惜春史湘雲黛玉都來了大家請了賈母的安衆人斷見獨有薛姨媽未到賈母又叫請去果然姨媽帶着寶琴過來寶玉請了安問了好只不見寶釵邢岫烟二人黛玉便問起寶姐姐爲何不來薛姨媽假說身上不好邢岫烟知道薛姨媽在坐所以不來寶玉雖見寶釵不來心中納悶因黛玉來了便把想寶釵的心暫且擱開不多時邢王二夫人也來了鳳姐聽見婆婆們先到了自己不好落後只得打發平兒先來告假說是正要過來因身上發熱過一回兒就來賈母道既是身上不好不來也罷咱們這時候很該吃飯了丫頭們把火盆往後挪了一挪兒就在賈母榻前一溜擺下兩桌大家序次坐

下吃了飯依舊圍爐閑談不須多贅且說鳳姐因何不來頭裡爲着倒比邢王二夫人進了不好意思後來旺兒家的來回說迎姑娘那裡打發人來請奶奶安還說並沒有到上頭只到奶奶這裡來鳳姐聽了納悶不知又是什麼事便叫那人進來問姑娘在家好那人道有什麼好的奴才並不是姑娘打發來的實在是司棋的母親央我來求奶奶的鳳姐道司棋已經出去了爲什麼來求我那人道自從司棋出去終日啼哭忽然那一日他表兄來了他母親見了恨得什麼是的說他害了司棋一把拉住要打那小子不敢言語誰知司棋聽見了急忙出來老着臉和他母親道我是爲他出來的我也恨他沒良心如今他

來了媽要打他不如勒死了我他母親罵他不害臊的東西你心裡要怎麼樣司棋說道一個女人配一個男人我一時失腳上了他的當我就是他的人了決不肯再失身給別人的我恨他為什麼這樣胆小一身作事一身當為什麼要逃就是他一輩子不來了我也一輩子不嫁人的媽要給我配人我原拚着一死的今兒他來了媽問他怎麼樣若是他不改心我在媽跟前磕了頭只當是我死了他到那裡我跟到那裡就是討飯吃也是愿意的他媽氣得了不得便哭着罵着說你是我的女兒我偏不給他你敢怎麼着那知道那司棋這東西糊塗便一頭撞在墻上把腦袋撞破鮮血直流竟死了他媽哭着救不過來

便要叫那小子償命他表兒也奇你們不用着急我在外頭原發了財因想着他纔回來的心也算是真了你們若不信只管瞧說着打懷裡掏出一匣子金珠首飾來他媽媽看見了便心軟了說你既有心為什麼總不言語他外甥道大凡女人都是水性楊花我若說有錢他便是貪圖銀錢了如今他只為人就是難得的我把金珠給你們我去買棺盛殮他那司棋的母親接了東西也不顧女孩兒了便由着外甥去那裡知道他外甥叫人抬了兩口棺材來司棋的母親看見詫異說怎麼棺材要兩口他外甥笑道一口裝不下得兩口纔好司棋的母親見他外甥又不哭只當是他心疼的傻了豈知他忙着把司棋收拾

了也不啼哭眼錯不見把帶的小刀子往脖子裡一抹也就抹
死了司棋的母親懊悔起來倒哭得了不得如今坊上知道了
要報官他急了央我來求奶奶說個人情他再過來給奶奶磕
頭鳳姐聽了咤異道那有這樣傻丫頭偏偏的就碰見這個傻
小子怪不得那一天翻出那些東西來他心裡沒事人是的敢
只是這麼個烈性孩子論起來我也沒這麼大工夫管他這些
閒事但只你纔說的叫人聽着怪可憐見兒的也罷了你同去
告訴他我和你二爺說打發旺兒給他撕擄就是了鳳姐打發
那人去了纔過賈母這邊來不提且說賈政這日正與詹光下
大棋通局的輸贏也差不多單爲着一隻角兒死活未分在那

裡打綵門上的小厮進來回道外面馮大爺要見老爺賈政道請進來小厮出去請了馮紫英走進門來賈政即忙迎着馮紫英進來在書房中坐下見是下棊便道只管下棊我來觀局詹光笑道晚生的棊是不堪瞧的馮紫英道好說請下罷賈政道有什麼事麼馮紫英道沒有什麼話老伯只管下棊我也學幾着兒賈政向詹光道馮大爺是我們相好的旣沒事我們索性下完了這一局再說話兒馮大爺在旁邊瞧着馮紫英道下來不下來詹光道下來的馮紫英道下來的是不好多嘴的賈政道多嘴也不妨橫豎他輸了十來兩銀子終久是不拿出來的往後只好罰他做東便了詹光笑道這倒使得馮紫英道老伯

和詹公對下麽賈政笑道從前對下他輸了如今讓他兩個子兒他又輸了時常還要悔幾着不叫他悔他就急了詹光也笑道沒有的事賈政道你試試瞧大家一面說笑一面下完了做起碁來詹光還了碁頭輸了七個子兒馮紫英道這盤終吃虧在打結裡頭老伯結少就便完了賈政對馮紫英道有罪有罪咱們說話兒罷馮紫英道小侄與老伯久不見面一來會會二來因廣西的同知進來引見帶了四種洋貨可以做得貢的一件是圍屏有二十四扇槅子都是紫檀雕刻的中間雖說不是玉那是絕好的硝子石石上鏤出山水人物樓臺花鳥等物一扇上有五六十個人都是宮粧的女子名爲漢宮春曉人的眉

目口鼻以及出手衣褶刻得又清楚又細膩點綴布置都是好的我想尊府大觀園中正廳上却可用得着還有一個鐘表有三尺多高也是一個小童兒拿着時辰牌到了什麼時候他就報什麼時辰裡頭也有些人在那裡打十番的這是兩件重笨的却還沒有拿來現在我帶在這裡兩件却有些意思兒就在身邊拿出一個錦匣子見幾重白綿裹着揭開了綿子第一層是一個玻璃盒子裡頭金托子大紅縐紬托底上放着一顆桂圓大的珠子光華耀目馮紫英道據說這就叫做母珠因叫拿一個盤兒來詹光即忙端過一個黒漆茶盤道使得麼馮紫英道使得便又向懷裡掏出一個白絹包兒將包兒裡的珠子都

倒在盤裡滾着把那顆母珠擱在中間將盤置于桌上看見那些小珠子兒滴溜滴溜都滾到大珠身邊來一回兒把這顆大珠子擡高了別處的小珠子一顆也不剩都粘在大珠上詹光道這也奇怪賈政道這是有的所以叫做母珠原是珠之母那馮紫英又瞧着他跟來的小廝道那個匣子呢那小廝赶忙捧過一個花梨木匣子來大家打開看時原來匣內襯着虎紋錦錦上疊着一束藍紗詹光道這是什麼東西馮紫英道這叫做鮫綃帳在匣子裡拿出來時疊得長不滿五寸厚不上半寸馮紫英一層一層的打開打到十來層已經桌上鋪不下了馮紫英道你看裡頭還有兩摺必得高屋裡去纔張得下這就是鮫

絲所織暑熱天氣張在堂屋裡頭蒼蠅蚊子一個不能進來又輕又亮賈政道不用全打開怕疊起來倒費事詹光便與馮紫英一層一層折好收拾馮紫英道這四件東西價兒也不狠貴兩萬銀他就賣母珠一萬鮫綃帳五千漢宮春曉與自鳴鐘五千賈政道那裡買得起馮紫英道你們是個國戚難道宮裡頭用不着麼賈政道用得着的狠多只是那裡有這些銀子等我叫人拿進去給老太太瞧瞧馮紫英道狠是賈政便着人叫賈璉把這兩件東西送到老太太那邊去並叫人請了邢王二夫人鳳姐兒都來瞧着又把兩樣東西一一試過賈璉道他還有兩件一件是圍屏一件是樂鐘共總要賣二萬銀子呢鳳姐兒

接着道東西自然是好的但是那裡有這些閒錢咱們又不比外任督撫要辦貢我已經想了好些年了像咱們這種人家必得置些不動搖的根基纔好或是祭地或是義庄再置些墳屋往後子孫遇見不得意的事還是點兒底子不到一敗塗地我的意思是這樣不知老太太老爺太太們怎麼樣若是外頭老爺們要買只管買賈母與衆人都說這話說的倒也是賈璉道還了他罷原是老爺叫我送給老太太瞧爲的是宮裡好進誰說買來擱在家裡老太太還沒開口你便說了一大些喪氣話說着便把兩件東西拿了出去告訴了賈政說老太太不要便與馮紫英道這兩件東西好可好就只沒銀子我替你留心有

要買的人我使送信給你去馮紫英只得收拾好坐下說些閒話沒有興頭就要起身賈政道你在我這裡吃了晚飯去罷馮紫英道罷了來了就叨擾老伯嗎賈政道說那裡的話正說着人回大老爺來了賈赦早已進來彼此相見敘些寒温不一時擺上酒來餚饌羅列大家喝着酒至四五巡後說起洋貨的話馮紫英道這種貨本是難消的除非要像尊府這種人家還可消得其餘就難了賈政道這也不見得賈赦道我們家裡也比不得從前了這回兒也不過是個空門面馮紫英又問東府珍大爺可好麼我前兒見他說起家常話兒來提到他令郎續娶的媳婦遠不及頭裡那位秦氏奶奶了如今後娶的到底是那

一家的我也沒有問起賈政道我們這個姪孫媳婦兒也是這裡大家從前做過京職道的胡老爺的女孩兒紫英道胡道長我是知道的但是他家教上也不怎麽樣也罷了只要姑娘好就好賈璉道聽得內閣裡人說起賈雨村又要陞了賈政道這也好不知准不准賈璉道大約有意思的了馮紫英道我今兒從吏部裡來也聽見這樣說雨村老先生是貴本家不是賈政道是馮紫英道是有服的還是無服的賈政道說也話長他原籍是浙江湖州府人流寓到蘇州甚不得意有個甄士隱和他相好時常周濟他以後中了進士得了榜下知縣便娶了甄家的丫頭如今的太太不是正配豈知甄士隱弄到零落不堪沒

有我處雨村革了職以後那時還與我家並不相識只因舍妹丈林如海林公在揚州巡鹽的時候請他在家做西席外甥女兒是他的學生因他有起復的信要進京來恰好外甥女兒要上來探親林姑老爺便托他照應上來的還有一封薦書托我吹噓吹噓那時看他不錯大家常會豈知雨村也奇我家世襲起從代字輩下來寧榮兩宅人口房舍以及起居事宜一槩都明白因此遂覺得親熱了因又笑說道幾年間門子也會鑽了由知府推陞轉了御史不過幾年陞了吏部侍郎署兵部尚書爲着一件事降了三級如今又要陞了嗎紫英道人世的榮枯仕途的得失終屬難定賈政道像雨村算便宜的了還有我們

差不多的人家就是甄家從前一樣功勳一樣的世襲一樣的起居我們也是時常往來不多幾年他們進京來差人到我這裡請安狠還熱鬧一回兒抄了原籍的家財至今杳無音信不知他近况若何心下也着實惦記看了這樣你想做官的怕不怕賈赦道偺們家是最沒有事的馮紫英道果然尊府是不怕的一則裡頭有貴妃照應二則故舊好親戚多三則你家自老太太起至於少爺們沒有一個刁鑽刻薄的賈政道雖無刁鑽刻薄却沒有德行才情白白的衣租食稅那裡當得起賈赦道偺們不用說這些話大家吃酒罷大家又喝了几盃擺上飯來吃畢喝茶馮家的小厮走來輕輕的向紫英說了一句馮紫英

便要告辭了賈赦賈政道你說什麼小厮道外面下雪早已下了梆子了賈政叫人看時巳是雪深一寸多了賈政道那兩件東西你收拾好了麼馮紫英道收好了若尊府要用價錢自然讓些賈政道我留神就是了紫英道我再聽信罷天氣冷請罷別送了賈赦賈政便命賈璉送了出去未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九十二回終

紅樓夢第九十三回

甄家僕投靠賈家門　水月菴掀翻風月案

却說馮紫英去後賈政叫門上的人來吩咐道今兒臨安伯那裡來請吃酒知道是什麼事門上的人道奴才曾問過並沒有什麼喜慶事不過南安王府裡到了一班小戲子都說是個名班伯爺高興唱兩天戲請相好的老爺們瞧瞧熱鬧熱鬧大約不用送禮的說着賈赦過來問道明兒二老爺去不去賈政道承他親熱怎麼好不去的說着門上進來回道衙門裡書辦來請老爺明日上衙門有堂派的事必得早些去賈政道知道了說着只見兩個管屯裡地租子的家人走來請了安磕了頭旁

邊站着賈政道你們是那家庄的兩個答應了一聲賈政也不往下問竟與賈赦各自說了一回話兒散了家人等秉着手燈送過賈赦去這裡賈璉便叫那管租的人道說你的那人說道十月裡的租子奴才已經赶上來了原是明兒可到誰知京外拿車把車上的東西不由分說都撇在地下奴才告訴他說是府裡收租子的車不是買賣車他更不管這些奴才叫車夫只管拉着走几個衙役就把車夫混打了一頓硬扯了兩輛車去了奴才所以先來回報求爺打發個人到衙門裡去要了來纔好兩者也整治整治這些無法無天的差役纔好爺還不知道呢更可憐的是那買賣車客商的東西全不顧撇下來赶着就

走那些赶車的但說句話打的頭破血出的賈璉聽了罵道這個還了得立刻寫了一個帖兒叫家人拿去向拿車的衙門裡要車去并車上東西若少了一件是不依的快叫周瑞周瑞不在家又叫旺兒旺兒晌午出去了還沒有回來賈璉道這些忘八羔子一個都不在家他們終年家吃糧不管事因吩咐小廝們快給我找去說着也回到自己屋裡睡下不題且說臨安伯第二天又打發人來請賈政告訴賈赦道我是衙門裡有事璉兒要在家等候拿車的事情也不能去倒是大老爺帶寶玉應酬一天也罷了賈赦點頭道也使得賈政遣人去叫寶玉說今兒跟大爺到臨安伯那裡聽戲去寶玉喜歡的了不得便換上

衣服帶了焙茗掃紅鋤藥三個小子出來見了賈赦請了安上了車來到臨安伯府裡門上人回進去一會子出來說老爺請于是賈赦帶着寶玉走入院內只見賓客喧闐賈赦寶玉見了臨安伯又與衆賓客都見過了禮大家坐着說笑了一回只見一個掌班的拿着一本戲單一個牙笏向上打了一個千兒說道求各位老爺賞戲先從尊位點起挨至賈赦也點了一齣那人回頭見了寶玉便不向別處去竟搶步上來打個千兒道求二爺賞兩齣寶玉一見那人面如傅粉唇若塗砂鮮潤如出水芙蕖飄揚似臨風玉樹原來不是別人就是蔣玉函前日聽得他帶了小戲兒進京也沒有到自已那裡此時見了又不好站

起來只得笑道你多早晚來的蔣玉函把手在自己身子上一指笑道怎麼二爺不知道麼寶玉因眾人在坐也難說話只得胡亂點了一齣蔣玉函去了便有幾個議論道此人是誰有的說他向來是唱小旦的如今不肯唱小旦年紀也大了就在府裡掌班頭裡也改過小生他也攢了好幾個錢家裡已經有兩三個鋪子只是不肯放下本業原舊領班有的說想必成了家了有的說親還沒有定他倒拏定一個主意說是人生配偶關係一生一世的事不是混鬧得的不論尊卑貴賤總要配的上他的纔能所以到如今還並沒娶親寶玉暗忖度道不知日後誰家的女孩兒嫁他要嫁着這樣的人材兒也算是不辜負了

那時開了戲也有昆腔也有高腔也有弋腔梆子腔做得熱鬧過了晌午便擺開棹子吃酒又看了一回賈赦便欲起身臨安伯過來留道天色尚早聽見說蔣玉函還有一齣占花魁他們頂好的首戲寶玉聽了巴不得賈赦不走于是賈赦又坐了一會果然蔣玉函扮着秦小官伏侍花魁醉後神情把這一種憐香惜玉的意思做得極情盡致以後對飲對唱纏綿繾綣寶玉這時不看花魁只把兩隻眼睛獨射在秦小官身上更加蔣玉函聲音嚮喨口齒清楚按腔落板寶玉的神魂都唱了進去了直等這齣戲進場後更知蔣玉函極是情種非尋常戲子可比因想着樂記上說的是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所

以知聲知音知樂有許多講究聲音之原不可不察詩詞一道但能傳情不能入骨自後想要講究講究音律寶玉想出了神忽見賈赦起身主人不及相留寶玉沒法只得跟了回來到了家中賈赦自回那邊去了寶玉來見賈政賈政纔下衙門正向賈璉問起拿車之事賈璉道今兒叫人拿帖兒去知縣不在家他的門上說了這是本官不知道的並無牌票出去拿車都是那些混賬東西在外頭撒野擠訛頭既是老爺府裡的我便立刻叫人去追辦包管明兒連車連東西一并送來如有半點差遲再行稟過本官重重處治此刻本官不在家求這裡老爺看破些可以不用本官知道更好賈政道既無官票到底是何等

樣人在那裡作怪賈璉道老爺不知外頭都是這樣想來明見必定送來的賈璉說完下來寶玉上去見了賈政問了幾句便叫他往老太太那裡去賈璉因爲昨夜叫空了家人出來傳喚那起人多已伺候齊全賈璉罵了一頓叫大管家賴升將各行檔的花名冊子拿來你去查點查點寫一張諭帖叫那些人知道若有那未告假私自出去傳喚不到貽誤公事的立刻給我打了攆出去賴升連忙答應了幾個是出來吩咐了一回家人各自留意過不幾時忽見有一個人頭上戴着氈帽身上穿着一身青布衣裳脚下穿着一雙撒鞋走到門上向衆人作了個揖衆人拿眼上上下下打諒了他一番便問他是那裡來的那

人道我自南邊甄府中來的并有家老爺手書一封求這裡的爺們呈上尊老爺衆人聽見他是甄府來的纔站起來讓他坐下道你乏了且坐坐我們給你回就是了門上一面進來回明賈政呈上來書賈政拆書看時上寫着

世交夙好氣誼素敦遥仰檐帷不勝依切弟因菲材獲譴自分萬死難償幸邀寛宥待罪邊隅迄今門戸凋零家人星散所有奴子包勇向曾使用雖無奇技人尚慤實倘使得備奔走餬口有資屋烏之愛感佩無涯矣專此奉達餘容再叙不宣

賈政看完笑道這裡正因人多甄家倒薦人來又不好却的吩

咐門上叫他見我且留他住下因材使用便了門上出去帶進人來見賈政便磕了三個頭起來道家老爺請老爺安自己又打個千兒說包勇請老爺安賈政回問了甄老爺的好便把他上下一瞧但見包勇身長五尺有零肩背寬肥濃眉爆眼磕額長髯氣色粗黑垂着手站着便問道你是向來在甄家的還是住過幾年的包勇道小的向在甄家的賈政道你如今爲什麼要出來呢包勇道小的原不肯出來只是家爺再四叫小的出來說是別處你不肯去這裡老爺家裡只當原在自己家裡一樣的所以小的來的賈政道你們老爺不該有這事情弄到這樣的田地包勇道小的本不敢說我們老爺只是太好了一味

的真心待人反倒招出事來賈政道真心是最好的了包勇道因爲太真了人人都不喜歡討人厭煩是有的賈政笑了一笑道既這樣皇天自然不負他的包勇還要說時賈政又問道我聽見說你們家的哥兒不是也叫寶玉麼包勇道是賈政道他還肯向上巴結麼包勇道老爺若問我們哥兒倒是一段奇事哥兒的脾氣也和我家老爺一個樣子也是一味的誠實從小兒只管和那些姐妹們在一處頑老爺太太也狠打過幾次他只是不改那一年太太進京的時候兒哥兒大病了一場已經死了半日把老爺幾乎急死裝裹都預備了幸喜後來好了嘴裡說道走到一座牌樓那裡見了一個姑娘領着他到了一座

廟裡見了好些櫃子裡頭見了好些冊子又到屋裡見了無數女子說是多變了鬼怪似的也有變做骷髏兒的他嚇急了便哭喊起來老爺知他醒過來了連忙調治漸漸的好了老爺仍叫他在姐妹們一處頑去他竟改了脾氣了好着時候的頑意兒一概都不要了惟有念書為事就有什麼人來引誘他他也全不動心如今漸漸的能彀幫着老爺料理些家務了賈政默然想了一回道你去歇歇去罷等這裡用着你時自然派你一個行次兒包勇答應着退下來跟着這裡人出去歇息不提一日賈政早起剛要上衙門看見門上那些人在那裡交頭接耳好像要使賈政知道的是的又不好明回只管咕咕唧唧的說

話賈政叫上來問道你們有什麼事這麼鬼鬼祟祟的門上的人回道奴才們不敢說賈政道有什麼事不敢說的門上的人道奴才今兒起來開門出去見門上貼着一張白紙上寫着許多不成事體的字賈政道那裡有這樣的事寫的是什麼門上的人道是水月菴裡的腌臢話賈政道拿給我瞧門上的人道奴才本要揭下來誰知他貼得結實揭不下來只得一面抄一面洗剛纔李德揭了一張給奴才瞧就是那門上貼的話奴才們不敢隱瞞說着呈上那帖兒賈政接來看時上面寫着

西貝草斤年紀輕水月菴裡管尼僧一個男人多少女窩娼聚賭是陶情不肖子弟來辦事榮國府內出新聞

賈政看了氣得頭昏目暈赶着叫門上的人不許聲張悄悄叫人往寧榮兩府靠近的夾道子墻壁上再去找尋隨卽叫人去喚賈璉出來賈璉卽忙赶至賈政忙問道水月菴中寄居的那些女尼女道向來你也查考查考過沒有賈璉道沒有一向都是芹兒在那裡照管賈政道你知道芹兒照管得來照管不來賈璉道老爺既這麼說想來芹兒必有不妥當的地方兒賈政歎道你瞧瞧這個帖兒寫的是什麼賈璉一看道有這樣事麼正說着只見賈蓉走來拿着一封書子寫着二老爺密啟打開看時也是無頭榜一張與門上所貼的話相同賈政道快叫賴大帶了三四輛車子到水月菴裡去把那些女尼女道士一齊

拉回來不許泄漏只說裡頭傳喚賴大領命去了且說水月庵中小女尼女道士等初到庵中沙彌與道士原係老尼收管日間教他些經懺已後元妃不用也便習學得懶怠了那些女孩子們年紀漸漸的大了都有也個知覺了更兼賈芹也是風流人物打量芳官等出家只是小孩子性兒便去招惹他們那知芳官竟是真心不能上手便把這心腸移到女尼女道士身上因那小沙彌中有個名叫沁香的和女道士中有個叫做鶴仙的長得都甚妖嬈賈芹便和這兩個人勾搭上了閒時便學些絲絃唱個曲兒那時正當十月中旬賈芹給菴中那些人領了月例銀子便想起法兒來告訴衆人道我為你們領月錢不能

進城又只得在這裡歇着怪冷的怎麼樣我今兒帶些菓子酒大家吃着樂一夜好不好那些女孩子都高興便擺起桌子連本菴的女尼也叫了來惟有芳官不來賈芹喝了幾杯便說道要行令沁香等道我們都不會到不如搳拳罷誰輸了喝一杯豈不爽快本菴的女尼道這天剛過晌午混嚷混喝的不像且先喝幾鍾愛散的先散去誰愛陪芹大爺的回來晚上儘子喝去我也不管正說着只見道婆急忙進來說快散了罷府裡賴大爺來了衆女尼忙亂收拾便叫賈芹躲開賈芹因多喝了幾杯便道我是送月錢來的怕什麼話猶未完已見賴大進來見這般樣子心裡大怒爲的是賈政吩咐不許聲張只得含糊裝

笑道芹大爺也在這裡呢麼賈芹連忙站起來道賴大爺你來
作什麼賴大說大爺在這裡更好快快叫沙彌道士收拾上車
進城宮裡傳呢賈芹等不知原故還要細問賴大說天已不早
了快快的好赶進城眾女孩子只得一齊上車賴大騎着大走
騾押着赶進城不題却說賈政知道這事氣得衙門也不能上
了坐獨在內書房嘆氣賈璉也不敢走開忽見門上的進來稟
道衙門裡今夜該班是張老爺因張老爺病了有知會來請老
爺補一班賈政正等賴大回來要辦賈芹此時又要該班心裡
納悶也不言語賈璉走上去說道賴大是飯後出去的水月菴
離城二十來里就趕進城也得二更天今日又是老爺的帮班

話老爺只管去賴大來了叫他押着也別聲張等明兒老爺回來再發落倘或芹兒來了也不用說明看他明兒見了老爺怎麽樣說賈政聽來有理只得上班去了賈璉抽空纔要出到自已房中一面走着心裡抱怨鳳姐出的主意欲要埋怨因他病着只得隱忍慢慢的走着且說那些下人一人傳十傳到裡頭先是平兒知道即忙告訴鳳姐鳳姐因那一夜不好懨懨的總沒精神正是惦記鐵檻寺的事情聽說外頭貼了匿名揭帖的一句話唬了一跳忙問帖的是什麽平兒隨口答應不留神就錯說了道沒要緊是饅頭菴裡的事情鳳姐本是心虛聽見饅頭菴的事情這一唬直唬怔了一句話沒說出來急火上攻眼

前發暈咳嗽了一陣哇的一聲吐出一口血來平兒慌了說道水月菴裡不過是女沙彌女道士的事奶奶着什麼急鳳姐聽是水月菴纔定了定神說道呸糊塗東西到底是水月菴呢是饅頭菴平兒笑道是我頭裡錯聽了是饅頭菴後來聽見不是饅頭菴是水月菴我剛纔也說溜了嘴說成饅頭菴了鳳姐道我就知道是水月菴那饅頭菴與我什麼相干原是這水月菴是我叫芹兒管的大約刻扣了月錢平兒道我聽着不像月錢的事還有些腌臢話呢鳳姐道我更不管那個你二爺那裡去了平兒說聽見老爺生氣他不敢走開我聽見事情不好我吩咐這些人不許吵嚷不知太太們知道了麼但聽見說老爺

叫賴大拿這些女孩子去了且叫個人前頭打聽打聽奶奶現
在病着依我竟先别管他們的閒事正說着只見賈璉進來鳳
欲待問他見賈璉一臉的怒氣暫且裝作不知賈璉飯沒吃完
旺兒來說外頭請爺呢賴大回來了賈璉道芹兒來了沒有旺
兒道也來了賈璉便道你去告訴賴大說老爺上班兒去了把
這些個女孩子暫且收在園裡明日等老爺回來送進宮去只
叫芹兒在內書房等着我旺兒去了賈芹走進書房只見那些
下人指指點點不知說什麽看起這個樣兒來不像宮裡要人
想着問人又問不出來正在心裡疑惑只見賈璉走出來賈芹
便請了安垂手侍立說道不知道娘娘宮裡即刻傳那些孩子

們做什麼叫姪兒好歹幸喜侄兒今兒送月錢去還沒有走便同着賴大來了二叔想來是知道的賈璉道我知道什麼你幾是明白的呢賈芹摸不着頭腦兒也不敢再問賈璉道你幹得好事把老爺都氣壞了賈芹道侄兒沒有幹什麼菴裡月錢是月月給的孩子們經懺是不忘記的賈璉見他不知又是平素常在一處頑笑的便嘆口氣道打嘴的東西你各自去瞧瞧罷便從靴掖兒裡頭拿出那個揭帖來扔與他瞧賈芹拾來一看嚇得面如土色說道這是誰幹的我並沒得罪人為什麼這麼坑我我一月送錢去只走一輛並沒有這些事若是老爺回來打着問我侄兒便該死了我母親知道更要打死說着見沒人

在旁邊便跪下去說道好叔叔救我一救兒罷說着只管磕頭滿眼淚流賈璉想道老爺最惱這些要是問准了有這些事這場氣也不小鬧出去也不好聽又長那個貼帖兒的人的志氣了將來偺們的事多着呢倒不如趁着老爺上班兒和賴大商量着若混過去就可以沒事了現在沒有對証想定主意便說你別瞞我你幹的鬼鬼祟祟的事你打諒我都不知道呢若要完事就是老爺打着問你你一口咬定沒有纔好沒臉的起去罷叫人去與賴大不多時賴大來了賈璉便與他商量賴大說這芹大爺本來鬧的不像了奴才今兒到菴裡的時候他們正在那裡喝酒呢帖兒上的話是一定有的賈璉道芹兒你聽賴

大還頂你不成賈芹此時紅漲了臉一句也不敢言語還是賈璉拉著賴大央他護庇護庇罷只說賈芹哥兒在家裡我來的你帶了他去只說沒有見我明白你求老爺也不用問那些女孩子了竟是叫了媒人來領了去一賣完事果然娘娘再要的時候兒咱們再買賴大想來鬧也無益且名聲不好就應了賈璉叫賈芹跟了賴大爺去聽著他教你你就跟著他說罷賈芹又磕了一個頭跟着賴大出去到了沒人的地方兒又給賴大磕頭賴大說我的小爺你太鬧的不像了不知得罪了誰鬧出這個亂兒你想想誰和你不對罷賈芹想了一想忽然想起一個人來未知是誰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九十三回終